

老照片

第
四
十
五
輯

.....

傅敏与《傅雷家书》 张森根
家父李济与学人的交往 李光谟
姑奶奶 郭建良
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 徐宗懋
难忘的王子学生 钮重阳
知青生活忆旧 张凤杰
裴义礼与中国的第一个植树节 孙建三

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照片

目 录

张森根 傅敏与《傅雷家书》……………1

《傅雷家书》的面世，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雅，又微妙又率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岸形象……

余 戈 一本侵华日军士兵相册背后的历史秘闻……11

这些侵华士兵的个人相册，较之日军公开发行的战时画报、“纪念册”，留住了更多的历史细节……

李光谟 家父李济与学人的交往……………31

在中国大陆，1949年去了台湾的李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学者，李济与同时代学人的交往尤见其为人治学的本色……

周 茵 我的外公黄奕住……………44

郭建良 姑奶奶……………53

在74年的人生旅途中，她始终都是整齐、干净、开朗、乐观的，她没有给任何人在精神上战胜她留下任何机会……

周成林 晚春……………59

——祖母的故事

刘克敌 往事怎堪回首……………

徐宗懋 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80

新加坡与两岸之间的~~联系~~关系~~至为微妙~~，既微妙，又复杂，也和深刻的历史、文化、~~缘起而发~~缘起而发，也有种

老照片

	种现实政治的考量……	
钮重阳	难忘的王子学生……	87
	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在北京学习生活的经历……	
张潜生	往事如歌……	93
海鹰	一张老照片的解读……	104
孙永胜	我的亦工亦农经历……	107
张凤杰	知青生活忆旧……	113
刘大作	劳动锻炼第一课……	121
张丽	昔日重现……	128
孙建三	裴义礼与中国的第一个植树节……	132
史占扬	庙会集市旧景 茶马古道遗痕……	139
薛冰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155
冯克力	生命的尊严……	157

《老照片》丛书

出版人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杰

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

美术编辑

王芳

技术编辑

张涛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旧事重温·

傅敏与《傅雷家书》

张森根

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现华东师大一附中)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傅敏向母校寄赠了一套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傅雷全集》。

《傅雷全集》共二十卷,收集了傅雷先生(1908—1966)一生笔耕三十七载的全部译作和著述。这是在《傅雷译文集》(1985年)和《傅雷文集》(1998年)两部巨帙的基础上编纂的,也包含了傅聪傅敏昆仲、友人、研究者、热心人,为发掘整理傅雷的精神财富而付出的艰辛劳动。作为这一系列书籍的主编和策划人,傅敏着实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199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发掘整理傅雷著译的工作,成绩斐然,令人敬佩。

傅敏1956年高中毕业前后,父亲傅雷尚不到50岁,正功成名遂,并以无党派文化名人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不久又出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胞兄傅聪在国际乐坛脱颖而出,成了新中国响当当的青年钢琴家,声誉鹊起。傅敏则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凭他的智慧和学养,出不了几年准能当上一名称职的外交官。

但是,一场以“阳谋”著称的狂风恶浪突然袭来。傅雷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底傅聪无奈出走英国,蒙上了“叛国者”的恶名。父兄的政治罪愆,压得傅敏几乎难以喘息。第二年以“培训英语教师”为名,他从外交学院被支到了北京外语学院,1962年毕业后一直分配不出去,到年底,才为北京女一中学校长杨滨顶着压力招聘为英语教师。面对厄运与羞辱,傅敏却十分理



图① 1953年4月，傅敏与母亲在自家中花园。

智，仍然认真地投身于英语教学，并赢得了师生一致好评。然而，1966年9月4日晚上，一张仅有六个字的加急电报“父母双亡速归”令他肠断魂销。那晚八点左右，他手里攥着那张电报纸，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中央，默默哀告老天，把他化成一缕青烟飞到上海以陪伴父母的冤魂。

若干年后，傅敏曾对我说：“幸好1966年9月哥哥和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否则，凭着咱们兄弟俩的性格，同样会舍生取义，那就不是两条人命了！”但是，傅敏在北京却曾两次以死抗争。“文



图② 1956年夏，傅聪与父亲在研讨诗词。

革”开始不久，有个学生说了对领袖思想也可“一分为二”的话，受到整肃，傅敏公开为这个学生喊冤，再加上一些反“文革”、反江青的言论，结果他自己也成了“现反”，被批斗，被长期囚禁在一间破屋中。“文革”盛行的酷刑他差不多都尝过，曾两度自尽未果。

女一中一位军代表对他起了恻隐之心，设法将他调到其战友任军代表的北京七中，使他重新回到讲台。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只有这种痛苦，才迫



图⑤ 1956年9月，傅聪与父母在杭州。

使我们大彻大悟。”傅敏的体验是：“一个旧的时代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悲剧，难以数计的悲剧一定会催生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家是一连串悲剧的承受者，父亲和他无非是提前说了一些真话和做了一些真事。

在父亲昭雪后，傅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先后作出了两次出人意外的抉择。

第一次是1980年9月，他赴英进修一年半后毅然回国，继续在七中担任英语教员。凭他的条件，留在英国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事。父亲说他“是块教书的料”。千真万确。在中学英语教员的岗位上，他干得十分出色。1979至1997年，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园丁”，并出了两本英语教学专著和一盘关于



图④ 1957年夏，傅敏在外交学院门前。

语音教学的录像带。1990年，他被评为英语特级教师，被聘为北京市教育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连续五届被选为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直至退休。

第二次是1997年退休时，许多人请他创办或主持英语培训班或口语速成班，几位国内著名的英语界老学者诚邀他编写英语教材，都被他婉拒了。傅敏认为自己应在整理父亲著译上下苦功，胞兄傅聪在国外潜心于音乐事业，分身无术，因此他责无旁贷。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埋头于这项工作。朝于斯，晚于斯，手不释卷，锲而不舍，经他主编、策划的傅雷的书籍(初版或再版)已达数十种，印数达几百万册。

去年夏天，知名语言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对傅敏说：“你不单是傅雷先生的儿子，也是傅雷的研究者。”傅敏回答



图⑤ 1961年1月，傅敏与父亲。

说，“我虽然在整理、发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说‘研究’还实在谈不上。”

傅敏的最大功绩是促成《傅雷家书》的问世。父母亲给他的百通家书已毁于“文革”时期，1979年，他在退回的抄家物品中意外地发现了两封由母亲缮抄的父亲给他的信。面对遗墨，他感慨万千。上大学前父母对他的耳提面命，随着岁月的推移，毕竟逐渐淡薄了。他读着这两封遗墨，不禁热泪盈眶。从恋爱观、待人接物、性格培养、自我解剖，到如何看待艰苦生活、树立“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的人生观，父亲的字字句句无不震撼人心。1980年初，《青年一代》刊登了这两封家信，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傅雷，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岸形象。纷纷要求傅敏尽多尽快地刊布傅雷的遗墨。

由于胞兄傅聪身处异域，有条件把父亲给他的书信大部分保



图⑥ 1979年4月，傅聪傅敏重逢于广州机场。



图⑦ 傅聪傅敏在傅雷夫妇追悼会之前。

存了下来。从1979年夏季起，傅敏在英国开始整理家书。他对我说，编“家书”是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傅氏昆仲，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对“家书”的刊布也功不可没。范用从傅雷老友楼适夷先生那里知晓傅敏在编辑傅雷的家信，主动上门找傅敏商洽出版事宜。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家书”的出版过程中曾出现波折。如果没有范用先生的鼎力相助，“家书”的问世至少会拖上

好几年。

自1981年8月三联初版以来,《傅雷家书》共出了七版,其中包括2003年和200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两个新增补本。随着傅雷佚文的陆续发现,“家书”从最初的127通和185通增至200通。初版字数只有近十五万字,两个新增补本则分别为三十八万字(附带照片)和三十三万七千字。这七个版本的印数已达一百五十万册。据说盗版的《傅雷家书》可能有二百万册。新增补本和前几版的不同,除了佚文的增添,还在于傅敏对编辑理念的调整。前几版为了压缩篇幅,删节较多,许多反映父子间亲情的感人内容未予保留。读者在新版中不难发现,傅雷先生除了“严正”、“严明”、“严厉”的一面,还有温和、通达和宽忍的一面。

傅雷先生不会想到,他的这些感事命笔、信手写来的家书,使他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傅雷的成名是因他几十年焦心苦虑、精雕细刻的三十多部译著;而“家书”却成为我国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书籍,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被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

200通家信中,有24封傅雷用英、法文书写,还有七八百项外文注释,需要还原成中文。傅敏有知人之明,把这项工作交付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金教授精通英、法文,中文功底亦深厚。她的译文,作到了准确和原汁原味。恰到好处。

在编辑、整理父亲著译过程中,傅敏还结识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罗新璋先生。罗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为研究傅雷的译风,他曾把傅的译文逐句抄在法文原著上,进行比较、学习和研究,前后抄录了二百五十余万字。198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向傅敏推荐罗新璋出任《傅雷译文集》编辑和通校,说“他是个才子,法文好,中文底子也好!”钱老先后两次审阅了罗先生为《译文集》撰写的出版说明,并对文字有所增添。在罗先生的操劳下,“译文集”从内容编排、设计校订等等,都精益

求精，足可告慰傅雷先生。

为了出好父亲的著译，傅敏多方寻求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傅雷译文集》的体系和出版原则，先由钱钟书夫妇提出，又经傅敏征询周煦良、姜椿芳、楼适夷、柯灵、郑郊询等前辈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傅雷生前惟一未正式发表的译作《罗丹艺术论》，是刘海粟弟子在整理刘宅浩劫余物时发现的，是傅雷于1931至1932年冬春之际留下的油印稿。傅敏将这份零乱不堪的油印稿交给罗新璋先生，请他根据法文原著校订后，收入《傅雷译文集》第二版。傅敏还请杨绛先生为《傅译传记五种》作序。傅雷23岁至26岁间撰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在1979年春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发现的，1982年春，傅敏请我国知名画家和工艺美术家、父亲的挚友庞薰琹教授评阅这本由十行笺纸装订的线装书稿。庞先生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前言。

为了寻找父亲佚散的著译，傅敏多方联络，向父辈和海外友人呼援。他将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到的傅雷佚散的短篇译文，收编在《傅雷译文集》第十四卷中。他还委托金圣华教授在巴黎各图书馆寻找父亲的旧作。然而，傅雷生前所译的最后一部小说《猫儿打球号》手稿、《高老头》序言以及关于翻译问题的《万言书》（油印本），因“文革”抄家而导致湮没。

· 事件写真 ·

一本侵华日军士兵相册背后的历史秘闻

余戈

时下，与中日战争有关的日本文物资料向国内“回流”的现象，颇耐人寻味。近年来，中国人要铭记那段历史，有关这一主题的收藏研究偏热，许多年轻人都开始收集“侵华罪证”；而日本人则极力要淡化那段记忆，保存着这类旧物的当事人大多行将就木，身边的年轻人不感兴趣，能卖的也就卖掉了。有些古玩商看到其间的价值落差，就从日本倒腾这些旧东西回来，一时在国内收藏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热点。

几年来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转悠，笔者发现这些“回流”的日本旧物大概有这么几类：战时报刊、纪念画册、个人相册和各种军用品。应该说，文物价值都不太高。但是，对国内来说，这些文物资料也是不容易获得的。国内纪念馆、博物馆多以中国军民抗战文物为侧重，有重大价值的“旁证”资料往往缺乏，在诠释历史的时候难免失之于片面而感单薄。

日本战败后，利用盟军进驻前的空当，把有重大战争罪证价值的文献都有计划地烧掉了，保存在民间个人手里的东西当不会有什么国家机密之类。但有时也难免遇到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一次，一位留居日本的上海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一份资料清单和照片，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的是十余本六开夹子的锦装簿册，均为1937年“杭州湾上陆战”至1939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第10军某师团的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据说保存者松本岩吉是当时的日军司令部副官，整套簿册正在日本有年轮的旧物市场上拍



图① 相册主人、日军16师团38联队一等兵桶本伊八郎，他是机枪手。该图原注为：“‘讨伐’中在高粱地里。”

卖。由于价位较高，我个人无力拿下。马上联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征集部门的人员，因为联络和交易方式不便，最终错失了这批资料。

最近听说，日本官方现在对有关侵略战争的文物资料加强了出境检查，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很难再流出来。

在“回流”文物中，我个人对侵华日军的个人相册比较留意。较之公开发行的战时画报、纪念册，它的私人色彩重，因而有可能保存下一些新鲜的历史细节。有一次，在报国寺一个熟悉的店主手里看到一本相册，相册主人是侵华日军的一名随军医生，相册里的三百多张照片均拍摄于徐州、武汉会战期间，其中有反映日军用军刀砍杀中国老百姓、虐待战俘、慰安所营业情况的大量照片；更难得的是，每张照片都保留了底片和较详细的说明文字。由于价格原因，我与藏友、《军事史林》杂志编辑范大鹏先生



图② 1934年12月7日，日本战时妇女组织、奈良“国防妇人会”在送日军38联队“出征”。

最终将其介绍给了新华社图片档案馆收购保存，总算让一件珍贵资料到了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

本文中的老照片，来自笔者个人收藏到的一本日军相册。相册为八开的漆布封面，上面印有穿着寒带军服、端着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士兵形象，上烫银字“北满派遣纪念写真帖”，扉页上留下了主人所在部队的番号 and 姓名：“第16师团第38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桶本伊八郎”。此人当时是一名一等兵，机枪手。相册里二百余张照片均拍摄于1934年底至1935年间，当时日军第16师团纳入关东军序列驻扎在东北北部，师团本部设在齐齐哈尔。熟悉日本侵华史的人都知道，制造南京大屠杀罪孽最为深重的日军部队，就是日军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因16师团担负南京“卫戍”任务，其罪行较后者更为突出。据资料，仅16师团在南京期间即屠杀中国军



图③ 奈良市民在狂热“欢送”38联队“渡满”出征。

民8万人。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及所辖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日记，后来均成为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要证据。

这本相册里的照片，记载的是16师团的罪恶“前史”。1931年，日本关东军以不足一个师团的兵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为加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由日本国内抽调部队纳入关东军序列轮流驻防，每个师团驻防一年。16师团号称“京都师团”，其驻地在日本中部京都地区，其所辖的4个联队分别来自京都、福知山、津和奈良。其中，相册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属的38联队全部从奈良招募，也称“奈良联队”。1934年12月，16师团接到换防任务秘密开赴东北，照片的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属的38联队于12月7日深夜走出营房，在奈良市民狂热的欢送仪式中踏上“渡满”